



忘记你， 时间 难以 治愈的伤。

爱值几个钱？爱是不值钱，但钱买不到爱。
我的文字不值钱，但它很珍贵，因为我放了感情在里面。

虞冷暖 著

Forget
you,
time
to
heal
wounds



新世界出版社
NEW WORLD PRESS

I 241

13

1247.7
1582

忘记你， 时间 难以 治愈的伤。

爱值几个钱？爱是不值钱，但别太计较。
我的文字不值钱，但它很珍贵，因为我放了感情在里面。

虞冷暖 著

 新世界出版社
NEW WORLD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忘记你,时间难以治愈的伤 / 虞冷暖著. - 北京:新世界出版社, 2010.1

ISBN 978-7-5104-0775-8

I. ①忘… II. ①虞… III. ①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

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241710 号

忘记你,时间难以治愈的伤

作者 / 虞冷暖

责任编辑 / 吕晖 王莹

特约编辑 / 周钰

封面设计 / 灵犀点点

出版发行 / 新世界出版社

地址 /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(100037)

总编室 / +86 10 6899 5424 6832 6679(传真)

发行部 / +86 10 6899 5968 6899 8705(传真)

网址 / <http://www.nwp.cn>(中文)

<http://www.newworld-press.com>(英文)

版权部电话 / +86 10 6899 6306 frank@nwp.com.cn

印刷 / 北京凯达印务有限公司

经销 / 新华书店

开本 / 880 × 1230 1/32

印张 / 8

字数 / 253 千字

版次 / 2010 年 3 月第 1 版

印次 / 2010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书号 / ISBN 978-7-5104-0775-8

定价 / 24.80 元

001	空城
008	那个夏天
015	三爱
022	男人这碗饭
030	恋爱是一种习惯
037	中毒
045	结局
054	暖
062	双生藤
070	云烟
078	西贝的爱情
088	梦
096	让
103	千寻阑珊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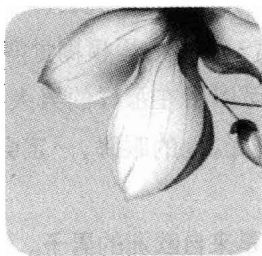
目录 CONTENTS

- 112 如果爱
- 125 不如不遇
- 132 A 货情人
- 139 这些人,那些事
- 146 悠悠谁心
- 153 我是你的小妖
- 159 樱桃之恋
- 167 寻找哪一个
- 174 沦陷
- 182 她是你的谁
- 190 N 比 0 咖啡馆
- 200 宝宝
- 204 备胎爱情
- 211 天使不哭

空城

KongCheng

其实所有的男人都是一样的，
这些年你艰难地寻找，不过是在寻找一个梦。



One.

遇到皓肃，是在酒吧暧昧的夜色里，在人们的沉默或者肆意里。伊可记得，那天她一个人，穿了低胸的衫，黑的短裙，那些男人的目光就像打翻了的香水瓶，一刹那在她周身环绕。很快，便有各式男人持不同的语言前来搭讪。

伊可只是沉默。这是个寻欢作乐的地方，那欢、那乐，必定要适合自己的口味，否则，哪里来的快乐可言？伊可心里模糊觉得，她是喜欢瘦瘦高高的男子的，在她的想象中，她可以吊在那样的男人身上接吻，她抬头看他的时候，可以看到依稀的星光，他的眼眸，一定会变成最亮的那一颗……

一声“hello”打断了她的遐想，是来自欧洲的男子。伊可在心里笑了一下，唇角溢出若隐若现的一丝微笑，在别人看来，竟是妩媚的了。伊可执意叫他 Jack，她说：“在今夜的泰坦尼克号上，你就是 Jack，而我，是 Rose。”

她挽着 Jack 的手臂，准备离开。皓肃就在这个时候出现了。他走过来：“亲爱的，别生我气了，跟我回家。”

伊可瞪大了双眼，微微抬头，目测面前的男子应该有一米八。那一刻，她只觉得，在她面前，有一个温暖宽厚的怀抱。

而这个怀抱，叫她亲爱的。

Two.

伊可就这样被皓肃带到了酒店。他们什么都没做，因为，皓肃冲过来的时候，已经有三分醉了。等到伊可洗完澡出来，他就像个孩子一样趴在床上睡着了。伊可看着他安静温顺的样子，突然就笑了。她想：这是个英俊的男人，能够睡在他的身边，也是好的。

早晨的阳光柔和地溜了进来，伊可微微睁开眼睛，看到的是另外两只俯身过来的眼睛。她忍不住叫了起来，声音，却消失在皓肃的唇齿间。他的亲吻温和而固执，懂得进，舍得退，一时间有些意乱情迷。心里还是残存一点理智的，伊可想，梦里不知身是客，大概就是这个样子的。

皓肃穿好西装，恢复了白天的沉默干练，他掏出几张纸币，放在茶几上，回过头对伊可说：“愿意留下吗？”

伊可一时没反应过来，怔怔地回：“嗯？”

皓肃已经回转身：“不愿意就算了，我只是想，大家都不用夜夜去酒吧寻找。”伊可这才明白，这个男人，想让她留下。

她看一眼桌上的纸币，从背后环住他，低声说：“好。”心里想，只为了这样温暖的怀抱，我也愿意。

Three.

伊可搬进了叫家苑的小区，她经常看到衣着华丽、容貌出色的女子，牵着不同品种的名贵小狗在草地上散步，神情慵懒，举手投足间透露出些许娇媚。伊可想，今天你在这里，明天谁又在这里呢？

渐渐地，伊可知道了皓肃的故事。从故乡的小镇来到这里打拼，终于在一家有名的房产公司做到部门总监的位置。有些时候，伊可抚摸着他的眉毛想：要经历多少沧桑才能成就这样的辉煌呢？而有些人一出生，一切却被安排好了。可见，还是有命运这一说的。伊可心疼这个男人，那是她很久没有过的感觉。

有一天温存过后，皓肃问：“小可，讲讲你过去的故事。”伊可突然就有些恍惚，她想，过去，过去存在过吗？她的目光，在皓肃看来，却是充满了孩子气的可爱，那样的无辜。

片刻后，伊可笑了：“很多过去，在这个城市的各个角落出没，身份模糊，有时是咖啡厅的侍应生，有时是花店的送花小姐，有时，就在酒吧讨

.004. 生活。”她顽皮地吐吐舌头：“所以遇到你了啊。”

皓肃笑了，捏捏她的脸颊，他的笑像云间晕开的月，温情脉脉。

Four.

伊可在阳台上养了很多花草，都是容易养活的品种，仙人球、开心果……还搭了一个吊床，皓肃不在的时候，她就躺在那里，看书，或者睡觉。她觉得自己心里渐渐充实起来，有一个家和一个人，平常而幸福地生活。伊可想，她是真的爱上皓肃了，想和他这样一辈子。

可是，皓肃左手的无名指上，有一枚色泽已经黯淡的戒指，牢牢套在那里，像一道门，他在门里，伊可在门外，没有钥匙。

有一次，伊可趁他睡觉的时候，偷偷把戒指摘了下来，她看出来那只是一枚廉价的银戒指。她想，那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女子怎样的一个故事呢？想着想着，竟然暗生嫉妒，恨恨地把戒指扔到抽屉里。

没有想到，皓肃醒过来后大发雷霆，是她从没见过的模样。她把戒指扔到床上，黯然神伤。皓肃只是歉意地抱了抱她，什么都没有解释。

伊可突然想，从戒指来看，自己不过是古代人的妾，现代人嘴里不堪的二奶。可是，皓肃夜夜回到自己的身边，这又说明了什么？想到这里，她有些累，她想，怎么就忘了自己的身份呢？幸福不过是安分守己，想要的越多，只能粉身碎骨得越快。

Five.

年末的时候，皓肃的公司有一场盛大的酒会，他需要一个女伴。傍晚，他给伊可带回了黑色的晚装，很淑女的款式，穿在身上给人一种低眉顺眼的感觉。伊可有些欣喜，嘴上仍是问他：“你，不怕吗？”皓肃打领结的手就停住了，像没了电的表针，愣在那一刻。然后，他像往常一样捏捏伊

可的脸颊说：“我怕什么？”

伊可想，自己就像在地下埋藏太久的蝉，终于等到阳光的抚慰。可是，她还是没去那个酒会，她不想增加太多的麻烦。她只想守着皓肃，安静地过日子，做一个快乐的小妇人。

皓肃没有勉强她，可是，从那晚之后，他就经常迟归，夜深的时候上床，安静地抱着伊可，把头埋在她的发里。不知道为什么，伊可开始有一种不祥之感。她从皓肃对她的依恋里，嗅出了离别的味道。

Six.

女人的第六感果然很灵。那一天很快就来了。

是一个黄昏，城市的黄昏其实没有多少味道，一切被掩映在高楼大厦里。天空是灰暗的，霞光是破碎的。伊可躺在吊床上睡了长长的一觉，醒来才发现不知何时早已泪流满面，她不记得自己做了一个怎样的梦，可她宁愿相信它是荡气回肠的。

皓肃早早地回来了，站在阴暗的角落里看着像个小女孩一样的伊可，见她醒来，心，突然就乱了，俯身去抱她，语无伦次地说：“伊可，你要不是你，该有多好！”

伊可笑了，抚摸他柔软的发：“我要不是我，那又会是谁呢？”心里却想：来了，那个结局，终于来了——他就要告诉她，他必须回家了。或许，是他的妻有了身孕；或许，他想浪子回头；或许，根本没有理由。

可是，不。皓肃说：“对不起，伊可，我要结婚了。”他垂下头，露出失魂落魄的模样。

伊可目瞪口呆，这个消息，不是晴天霹雳，那根本是天塌地陷啊。伊可抓着他的手，把戒指递到他的眼前：“你不是有妻子了吗？”

皓肃叹了口气：“那是很久之前的故事了。”

Seven.

他们刚来这座城市的时候，一贫如洗，他找了写字楼的工作，而她，冷僻的专业和太多的闭门羹让她渐渐失去了信心。日子很艰难地熬，最初的快乐和承诺被他们冷落了很久。终于有一天，她在酒吧里被某个人带走了，消失在城市的某一个小区里。

皓肃的眼睛暗下去：“她是我青梅竹马的女友，小可，人有时候，不得不向生活低头，你是，我是，大家都是。”

伊可张张嘴，想问什么，话到嘴边，却又忘了，只能颓然地往沙发上倒去。

皓肃又说：“那天我在酒吧遇到你，清纯的面孔，故作性感的眼神，一下子就打动了，我好像看到几年前的她，我对自己说，我要改变，改变这个女孩的生活。”

可是，皓肃徒劳地抓住自己的头发：“其实，我和那些男人有什么不一样？我一样不能给你幸福的生活。”

伊可霍地坐起来，紧紧抓住他的手：“不，皓肃，为什么不能？我们不是一直都很幸福吗？”

皓肃摇头，坚定地摇头，又慌乱地点头：“小可，我在这个公司打拼了很多年，才爬到这个位子，失去这个位子，我就会被打回原形。”他很艰难地说：“和我结婚的，是公司总经理的女儿。”

Eight.

伊可蓦地明白了眼前的这个男人，她在心里嘲笑自己：伊可，你看，其实所有的男人都是一样的，这些年你艰难地寻找，不过是在寻找一个梦。

现在，梦醒了。

伊可安静下来，她走向卧室，迅速收拾好了来时带的衣箱。皓肃拦住她，用力地拥抱，她能感觉到泪水的滴落，他说：“那些首饰你带走吧，还有这个。”他手里的是一张支票。

伊可听到自己冷冷地笑了。

她推开皓肃，走到阳台上，抓过一盆开心果，背对着他挥了挥手，头也没回。

在酒吧，伊可又遇到了那个欧洲男子，他也认出了伊可，微笑着说：“Hello, Rose, 你的 Jack 呢？”伊可笑：“不是已经沉入海底了吗？”

她心里想，一切都沉入海底了。

Nine.

结婚后的第二个月，皓肃在报纸上读到一条新闻：本市两大房地产巨头联姻。照片上，那个女子笑盈盈地看着他，清纯的面孔，故作性感的眼神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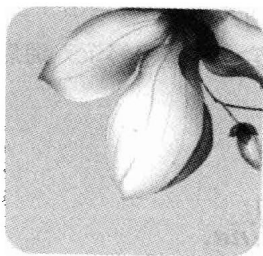
竟是，伊可。

他愣住了。

那个夏天

NaGeXiTian

你看，这个城市有这么多单身的人，
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，悲欢离合，生死离别。



6月28日

夏天到得越来越早。言小若躺在竹席上，闭着眼睛，安静地想起一些事，一些人。她喜欢这种介于清醒与昏迷之间的感觉，可以做梦，那梦是浅浅的……如果你觉得不安觉得不喜欢，大可以从头来过。

也可以让思维胡乱地跳来跃去，从古到今，从北极熊到南极企鹅。比如现在，她莫名地想起很多年前的一个夏天，她穿了一条浅黄色的花裙，有男生远远地对她吹了声口哨，见她抬头，就像电影里的特技镜头，快速地闪过。

想到这里，言小若闭着眼苦笑，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。

11点钟，言小若起床，不小心打碎了一只杯子。很清脆的声音，和窗外的阳光一样激烈。她蹲下身，看着陶瓷碎片，努力地在脑海里翻腾，想拼出它原来的模样。她想起来了，杯子外面是一个曲线极好的女人，妖娆着S形的身躯。杯子是秦买的，他知道小若总是迷迷糊糊地打了这个丢了那个，所以就一次性地抱回来6只，她记得秦捏着她的脸颊说：“够你打2个月了吧？”

2个月，是一种距离，所有的距离，其实都似乎在等待，等待靠近或者走远。

这是最后一只。她摸摸自己的脸颊，好像那手刚刚还在，她甚至能感觉到那种微疼的快乐，想着想着，像花瓣凋零一样的泪，就扑簌簌地掉下来……

7月9日

中午下了一场暴雨，言小若站在阳台上，贪婪地嗅着泥土的清香。这时，雷声在她耳边炸响，有一刹那，她丧失了听觉。一愣神，她觉得无声和轰鸣原来那么接近。接着，她哈哈大笑起来，她真想大声地喊，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。

雨却停了。也许所有太过热烈的东西，都一样，来得快去得也快。

白易敲响了她的门，他把一只手搭在门框上，关切地说：“小若，你也该出去走走吧？”小若想，自己好像是有很久很久没有出门了。

小若化了很浓的妆。紫色的眼影。高挑的眉毛。她坐在地板上，小心翼翼地在脚趾上涂紫色蔻丹。那姿势，像极了古代的怀春女子，在灯下，绣一只鸳鸯枕。

白易贪婪地看着她，目光里装满了一池的柔情，轻轻地荡漾。

这时，小若笑着抬起头，说，我们走吧。

白易的目光就像映在洁白墙壁上的影子，那么突兀，无处可逃。他讪讪地低下头，红了脸。

7月10日

傍晚，白易又来了。

出门的时候，小若猛地想起，两个月过去了，今天应该是秦回来的日子。她好像看到秦坐在沙发上，对小若伸开他的手臂：“宝贝，过来，让我抱一下。”小若的手就停在那里，半天，一动不动。

白易扳过她的身体，看到她的泪水涟涟的脸，白易的心，就像仲秋之夜的钱塘，潮水翻滚、汹涌澎湃。他把小若抱在怀里，说：“一切都会过去的。”

他们去了一个沙龙，相当于现代的月老，很多单身男女为了同一个目的而来。白易和小若站在角落里，看着其他人满怀希望的脸，笑，说话，观望。白易对小若说：“你看，这个城市有这么多单身的人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。悲欢离合，生死离别。”

他想说，所以，你应该坚强，不幸的人不只你一个。可他没说，他只是意味深长地看了小若一眼，他希望她能明白。

7月25日

小若跟着一个男人回家。那个男人，有着和秦一模一样的细长眼睛，在夜晚的灯光下，连身影都那么相似。

小若跟着他，走了一条又一条的街道。她看到斑驳的树影，阑珊的灯光，还有一只流浪猫“喵呜”一声从眼前蹿过。

男人终于忍不住了，回过头，对小若说：“小姐，我欠你钱了吗？”他看到一双惊慌失措的大眼睛，像是一个小小的孩童，丢了最心爱的玩具，刚从哭泣中安静下来。他的心软了。

小若就这样跟着他回了家。

她躺在男人的被窝里，空调发出微小的声响，小若告诉他：“你很像我的老公，都有一双细长的眼睛。可是，他死了。”男人坐在沙发里，隔着两米远的距离，看着小若哭泣。

“他在另一个城市工作，每两个月回来一次。可是有一天早晨，有人发现，他死在公寓里。”

“现在，他还躺在医院的冷柜中，警察说是他杀。你说，他会不会觉得冷？”言小若抱紧了自己。

“他说会爱我一生一世，为什么，他的一生一世就这么短？”

男人有些心疼地看着这个女人。

小若企盼地看着他，小心翼翼地问：“你能要我吗？”

男人一愣，摇摇头。

“为什么？”

男人歉意地笑笑：“我有女朋友，我很爱她。”

小若把头埋在被子里，闷声地说：“她真幸福。”

7月26日

小若走的时候，看到男人还在沙发上熟睡。她轻轻地抚摸他柔软的

.012. 头发，对自己说，其实，他和秦一点都不像。

白易着急地在她楼下徘徊，看到小若的身影，他突然就安静下来，微笑着对她说：“我来接你吃早点。”他什么都不问。

白易把水晶饺夹到小若面前的碗里，小若用筷子搅来搅去，不吃，也不说话。白易看到她的泪水，无声无息地掉下来。

小若说：“为什么，他的一生一世就这么短？”

过了一会，她抬起脸，不好意思地笑笑：“我是不是特没出息？”

“你今天出庭吗？我可不可以去旁听？”

白易想，她正努力地从这个阴影里走出来。

拿资料的时候，白易的手碰到一张纸。像被灼伤一样，他猛地把手收回来，阳光透过窗户照进来，白易一时觉得恍惚。

他对女秘书说：“帮我收拾一下办公桌，暂时不用的资料都保存起来。”

8月10日

小若去了秦所在的城市。十几个小时的火车，她觉得自己像是《2046》里的人，走回过去，也走向未来。

她在秦的楼下站了很久，没有上去。阳光赤裸裸地洒落下来，小若觉得它是在对自己叫嚣，她想：夏天快过去了，你只是苟延残喘而已。

小若没有掉眼泪，她知道一切都过去了，随着这个夏天，一去不复返。

有个女子下楼，撑一把小巧的熏衣草色的遮阳伞，从小若面前走过，带起一阵热的夹杂着CD香水味道的微风。

小若脱口而出：“嗨！”

女子回过头，一张小巧的脸，眉眼都小小的，脸颊上有一颗褐色的小痣。

小若说：“这个楼里，是不是发生过凶杀案？”女子疑惑地看着她，点点头。